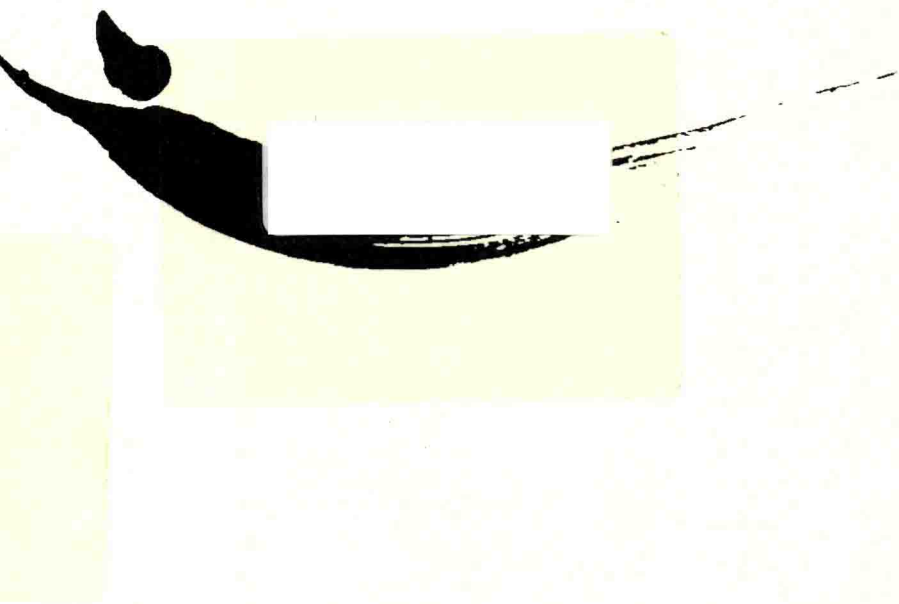


无界散文

逃避智慧

郭俊明·著



散文界

+

逃避智慧

郭俊明·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▲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逃避智慧 / 郭俊明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378-4973-9

I. ①逃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8093 号

书 名: 逃避智慧

著 者: 郭俊明

责任编辑: 赵 婷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0351-5628697 (编辑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 - 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45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973-9

定 价: 34.8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

- 保护古村落？别矫情了 / 003
- 残局的凶险 / 006
- 在理性的光芒里生活 / 008
- 关于“种豆得豆”的实验报告 / 010
- 空心翠竹 / 013
- 老调弹读书 / 016
- 刘伶醉酒 / 023
- 说祢衡 / 025
- 起死之后 / 027
- 铁锅就铁锅吧，生什么态呢 / 030
- 十字路口的理性原则和实用原则 / 032
- 时代的容忍度 / 034
- 说狂 / 036
- 说评点 / 038
- 说荐书 / 040
- 逃避智慧 / 042
- 吐痰与法制 / 045
- 我看知青 / 048

闲说方孝孺之死	/ 054
闲说嵇康之死	/ 058
闲说孔融之死	/ 062
闲说清明	/ 064
闲说阮籍喝酒	/ 067
闲说山涛选官	/ 071
闲说王戎的两条尾巴	/ 076
闲说“戏说”	/ 082
杨修该杀	/ 084
说说古文今译	/ 087

第二辑

病	/ 091
喝杯咖啡	/ 098
胡子养猪记	/ 100
祭	/ 103
敬畏司机	/ 107
看场	/ 110
老家的房子	/ 113
庙里神仙	/ 115
三千里漫步	/ 120
山情	/ 124
拾麦子	/ 128

为官曾任司务长	/ 131
我与蚊子	/ 138
乡村与官场	/ 141
想起泳坛友田建平	/ 144
想起张铁生，还有黄帅	/ 146
遥望冬泳	/ 158
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诞生	/ 161
与苍蝇搏斗	/ 164
与寇林田喝酒	/ 166
欲望的魔鬼就这样露出狰狞	/ 170
这群无序的蚂蚁的背后	/ 172
枕头边上看棋谱	/ 175
坐 12 路车的感觉	/ 178
走过秋野	/ 180
雨中漫步	/ 182
雪夜的漫步	/ 185
石林随感	/ 189
月亮无情	/ 192
清明不回家	/ 194
清流带我走西峡	/ 196
梦里雄关	/ 198
没有车停靠的小站	/ 201
乱云飞渡	/ 204
旅途随感录	/ 206

- 空弹壳 / 209
- 黄河月 / 211
- 对土地的一种感觉 / 213
- 冬天是一个岸 / 215
- 白雪苍茫 / 217
- 与朋友绝交 / 219

第三辑

- 当风起时，谁在歌唱 / 223
——读金所军诗集《尘世之情》
- 抵达家园的深处 / 226
——读《李杜诗歌精选》
- 孤帆一片到黄河 / 231
——读陈瑞诗集《不到黄河》
- 横看成岭侧成峰 / 233
——读郭天印长篇小说《大宋三杰》
- 回望：温暖与苍茫 / 237
——读刘重阳、李春萍长篇报告文学《回望海棠》
- 寂寞的芦苇 / 240
——读陈瑞诗集《生命如斯》
- 两山风土，皆为人情 / 242
——读王占禹《走近一座高山》

- 临山水，上层楼，看新晴 / 244
——祝贺《长治旅游文化大辞典》出版
- 弱者的家园与守林人的小屋 / 247
——读李杜诗集《生为弱者》
- 为文最重是真情 / 252
——读泉声散文集《远去的村庄》
- 永远的漳河 / 256
——读阎炜生《漳河旧事》
- 历史藏于细节之中 / 259
——看“平顺民俗文化展”
- 泥土中的金色矿脉 / 261
——写在明·万历版《潞安府志》出版之际

古村落

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

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

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

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

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

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

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古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也是乡愁，也是乡愁的式微。

保护古村落？别矫情了

多美啊！

带着淡淡柴草味的炊烟，袅袅升起，化在蓝蓝的天里，成为白云，成为霞光，纯洁而绚丽。

土坯垒成的灶坑里坐着一口大柴锅，那是生铁锅，最晚也是汉代的吧。锅里煮着菜叶、红薯、土豆、玉米碴子，一架树枝做的笼算上面蒸着玉米窝头，也可能还有红薯、土豆、南瓜之类。

土炕上坐着上了年纪的老奶奶，眯着眼做着针线活，那活儿可能是红兜儿，也许是红鞋垫儿，或许是小孩儿戴的虎头帽儿，那布和线最晚也恐怕是唐代的。

烧炕的火呼呼地响着，炕热烘烘的，地上堆着柴草，一来是做饭，二来是烧炕。外面下雨的时候，那些柴草带着雨水，把地弄成了泥地。踩一脚，带起厚厚的泥。

房子也许是土坯垒起的，也许是石头垒起的，还有窑洞，土坯房顶多百把年，石头房可就古老了，说不定是山顶洞人的遗迹，而窑洞至少可以追溯到女娲补天的时候。墙皮剥落，水痕斑驳，烟熏火燎得一片一片黑。窗户是木棧的，糊着的是麻纸，上面贴着红窗花。屋顶上荒草萋萋。

村里的路曲里拐弯的，通幽处，通深处，通向不可知处。下雨的时候，雨水从各家的瓦楞上流下来，细细的，长长的，在地上溅起水花，在路上流成条条小溪，村民们从这小路上走过，打着赤脚，头上一顶草帽，或者是油布伞，雨中的小巷，雨中的小路，悠长悠长。

倘是晴天，村口或是路口，便有三三两两的人晒太阳，说三国五经，东长西短，身上穿的，大概是大裆裤、对襟袄，当然一律是粗布的。

村子散发出来的味道是粪味儿、草味儿、汗味儿、脚臭味儿、尿味儿；而声音，是鸡声（还有茅店月），狗叫（如豹），驴骡马牛，男人们吼叫怒骂，女人们尖利的吵闹。村前有小河流过，但静静的，并没有哗哗的水声。偶尔有歌声吹来：妹妹你夜黑来想甚来……

是了，这便是古村落。

原本是藏在深山人不识，突然有一天，宝马奥迪们来了，尼康索尼们来了，眼镜来了，口红来了，法国香水意大利皮货来了，西装领带们来了……

近一些，再近一些，哭声响起来：这是原生态啊，这是我们民族的遗产啊！哭声消停之后，那些东西风一样都散了。留下了汽油味儿、香水味儿、酒味儿、海参鲍鱼被胃酸渍过的味儿。

于是，写文章的写文章，上表的上表，办提案的办提案，开会的开会，研讨的研讨，题目：保护古村落，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，保护文明的原生态。

当地政府似乎对这样千秋万代的事很麻木，他们的议题是：给这些村子通路，通自来水，铺街，盖新房子，发补贴让村民买新农机。这些事儿办不好，村民们要上访，上访可是专杀官帽。

又一天，宝马奥迪们来了，尼康索尼们来了，眼镜来了，口红来了，法国香水意大利皮货来了，西装领带们来了……

于是，写文章的写文章，上表的上表，办提案的办提案，开会的开会，研讨的研讨，大怒：古村落被破坏了，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被破坏了，原生态文明被破坏了，谁干了这事，谁就是千古罪人。有人出主意，应该让村民们也签名，这样更有说服力。村民们想了想，说：行，咱们换换，你进来，我出去，你来当古董，我来当看客。

这当然不行。于是还有新文章，新表，新提案，新会议，新研讨，题目：把村民集体搬迁出来，留下古村落，这样两全其美。

政府说：行，村民们说：没有人，算什么村。是啊，没有人的村算什么村呢，说好听点就是一片废墟。他们自己也明白，所要保护的也未必是那一片废墟。

以上，算是我的虚构。

但有一样是真的：那些慷慨激昂，那些万古忧思，那些真知灼见，那些高尚情怀，那些神圣职责，全属于看客。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愿意像村民想的那样：换换。

我以为，土坯房子不好住，就盖新的。土路不经雨，能铺砖就铺砖，如果可以铺水泥，就铺水泥，不必为了显示古老便一定要铺古旧的方砖。窗户还是大点好，玻璃比麻纸好，窗花可以贴，但不一定就要贴在麻纸上，贴在玻璃上也很好。如果西装比对襟袄、大裆裤好，那就穿西装。玉米面固然有营养，但不喜欢吃，就不吃，至少不必天天吃，因为即使是主张吃原生态食品的，也未必天天吃。白面好吃，就吃白面，海参鲍鱼好吃，吃得起就吃，吃不起没办法，并不是玉米面就一定比海参鲍鱼好。摸着牛屁股犁地究竟不如开着拖拉机，政府给买，那就开拖拉机，不必为了让人看古典原生态就一定要天天摸着牛屁股。该想的生活就一定想，但一定不要为了养看客就当古董。欧洲人杀印第安人杀够了，才想起给他们建一块保留地让人们看，但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的残余并不想永久地待在那儿，这，那些杀印第安人的后裔们心里也明白。

帕提农神庙的神圣与庄严没有抵住外族的侵占，卡拉卡拉大浴场的奢华也没有留得住罗马帝国的衰亡。该消失的自然会消失，该留住的自然也会留住。你该文明文明，该精英精英，这没错。但别在那儿矫情，矫情得过了就给人添堵。

残局的凶险

大凡下棋的人很怕走到残局，即便是一个高手也希望最好在中局解决战斗，这倒不全是一个时间问题，而是由于残局的凶险。

棋的中局阶段，双方所损不过一兵一卒，主力皆在，看起来兵强马壮，军容整肃。双方的阵容强大就容易打混战，浑水摸鱼，火中取栗，堵住笼子抓鸡，关起门来打狗，这些事都容易做得出来，而且还可以做得漂亮。即使已显颓势，只要残兵败将还能够收拾起来，仍可以勉强打起精神周旋，还有机会等待对方一时吃错药或者走神捞一星半点的胜利回来，最少也还有力气吆喝两声。

一到残局立即就形势大变，重重陷阱，腾腾杀气，逼面而来。这时你必须步步为营，处处设防，小心翼翼，一点儿的颀顽不敢有。残局的这种凶险首先在于一步走错永无弥补的机会。通常说一着棋错要输全盘，但在中局总还有机会反败为胜，然而在残局，这种机会几乎等于零。该动车，绝不敢动兵，该进一，绝不敢进二，除非你实在不把自己的脑袋当回事。

残局的凶险是一种非常纯洁的凶险。江湖艺人在大街上摆一个残局，明明白白告诉你：这是一个陷阱。但是上当掉进这个陷阱的往往不是那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皮后生，倒多是那些看过点《橘中秘》《竹香斋棋谱》之类的老谋深算的人，可见这种陷阱的诱惑，但是它拒绝鲁莽与无知。走残局如同过雷区，必须步步走得精当，单凭勇敢不成。

残局的凶险是一种光明磊落一目了然的凶险。这时候大军丧尽，城

门洞开，里面的老将老师即使不是全裸的也是半裸的，就算是有士、象护着，那些东西少了精兵强将做后盾就如宫中佳丽，中看不中用。但是这一目了然的后面却是无穷无尽的变化，也许是一步一道鬼门关，也许是一步一朵向阳花。有时候你对自己的步数推演得天衣无缝，觉得已经穷尽了它的变化，可走着走着就走到阎王殿里去了，更糟的是你都不知怎么走进去的。尤其是那些江湖残局，真是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胜负妙手就在那一根头发丝的差别上。

面对一个残局，谁也不敢说已经洞悉它的全部秘密，那里面变化中的精确，精确中的变化，让你得有打坐吃斋的功夫，悟透禅机的灵性，当然还得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。尽管如此，那里面的算计功夫也足让一个充满智慧的脑袋焦头烂额，至于一个雄赳赳的武夫想在棋盘上一脚踢开一个地盘，几乎是妄想。

顺便说一句，当着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得像一个残局的时候，你可要当心！

在理性的光芒里生活

“理论是灰色的，而生活之树常青。”

是这样的吗？

是的！

当理论化作一些干枯的教条，以全知全能的姿态高高在上教训我们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这世界上有理论是多么悲哀的事情。我们甚至痛恨，文字怎么可以充当这样的工具。理论的最糟糕之处就是把个别化作一般，消灭了事物本身的个性，使感性的生活变得生硬而不可触摸。一个概念一旦形成，便具有恒定的意义，有着铁一样的坚定性。

谁会搬着教条生活？

没有。

老舍先生曾开玩笑说，如果娶一个老婆，晚上睡觉还和你讲哲学，那还结什么婚。

老舍八成，不！是肯定知道康德老先生给婚姻下的那个定义：不过是男女之间性器官互相利用的协定。这个定义不能说没有任何道理，但是按着这个定义，世界上一切爱情全是扯淡。同是德国人的歌德，写什么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如果小伙儿看透了这一切，还烦什么恼呢？

但生活至少不是全部如此。

这就是教条的可恶。

“理论是灰色的，而生活之树常青。”

是这样的吗？

不是!

理论的伟大之处，正在于从个性中看到共性，从个别中看到一般。它从繁杂无序、良莠丛生中看到真正的闪光点。它把盲目的、看起来生机勃勃而实质上像无头苍蝇一样的生活加以整理，使它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。这空间，是不自由中的自由，不自在中的自在。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看作是一种数的关系，而许多年之后，康德说：道德律是我们头顶的星空。这实际上是在寻找并肯定一种秩序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理论是一种高度。连宝钗也明白，小事不拿学问提着，便流到俗里去了。

我一直在想，宋代理学家发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呼声，并非后代人所批判的那样。如果看看宋代的人欲是怎样的横流，一切有着良知的人也会发出这样的呼声。我们常说“xx不亡，没有天理”，或者“xx不死，没有天理”，这“天理”是什么？是反人性的吗？是悖常理的吗？

作为理学家的朱熹，一向是板着面孔的，他强调“万川印月，只是一月”，说“格物致理”，也只是一理。但他也说：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这活泼，与他的面孔很不相称，可这也是他真实的一面。

真正的理性的光芒应该是深厚而柔和的，在它的照耀下，我们的生活可以从容一些，可以高贵一些。